

文白对照《清凉山志》

明 镇澄 撰
今 苏 知 译注



憨山大师传：明德清，字澄印。憨山，乃居清凉时自号也。俗姓蔡，南京全椒人，母梦大士抱儿授之而生。清七岁，叔父死，尸于床，问母曰：“叔父何处去耶？”即疑不解。九岁，能背诵《普门品》。年十二，辞亲入南京报恩寺，依师翁西林和尚。内江赵大洲，见而异之，问曰：“汝图作么？”答曰：“图作佛。”大洲抚之曰：“儿他日当为人天师。”年十三，受《法华经》，四月成诵。遂依次诵诸经及世间书。年十九，云谷大师勸以向上事，取《中峰广录》读之，大快。遂剃发，修念佛三昧，日夜不断。一夕，梦阿弥陀佛现空中，毫相分明，观音势至左右侍。自此，每入观，三圣炳现，信向益笃。其年冬，受具戒于无极法师。听讲《华严悬谈》，悟法界圆融无尽之旨。慕清凉国师之为人，遂发心欲游五台。

明年，从云谷禅师结禅天界寺，发愤参究，疽发于背。祷护伽蓝神，愿诵《华严经》十部，假三月以毕禅期。祷已，熟寐，晨起脱然愈。居六年，将游五台，抵北京，参遍融、笑岩诸老宿。入盘山度夏。明年，偕同妙峰，结冬蒲坂。清向阅肇公《物不迁论》至旋岚偃岳^②之旨，疑之。及是，阅梵志语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恍然有悟。作偈曰：“死生昼夜，水流花谢。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妙峰诘其所得，清曰：“夜来见河边两个铁

牛相斗入水去，至今绝消息。”遂与妙峰去之五台。入龙门，老屋数椽，宴坐其中，单提一念，有来者，目之而已。当春夏交，大风时作，流渐冲击，如万马驰骤声。以问妙峰，妙峰云：“不见古人道，三十年闻水声不转意根，当证观音圆通。”清然之。溪边有独木桥，行坐其上，久之，忽然忘身，众籁都寂，自此水声不复入耳矣。一日，粥罢经行，忽立定，及从定起，光明湛然，觅身与心，了不可得。说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因奸商伐木不能禁，往雁门，祈兵备道胡公护持。居署中，入定五昼夜，胡公撼之不动，鸣引磬数声，乃出定。还山，刺血泥金写《华严经》。每下一笔，念佛一声，念念不断，久之，动静一如，得大自在。写至行愿品，偶隐几假寐，见绀殿高台，诸圣影现。清手捧梵筴，长跪，窃念，梵书何能辨之？乃闻高座唱曰：“有分别识，无分别智。识随生死，智会涅槃。”如是千百句，梵文即变为汉字。遂于知识，明了洞彻。时神宗未有太子，万历九年，李太后遣官五台，建祈储道场，以妙峰与清主之。明年，光宗生。清寻遁入东海之牢山。

牢山者，《华严经》所谓那罗延窟也，结茅山南而居之。太后闻，遣中使再征不起，赐三千金以造寺。复固辞，中使不敢复命，



清曰：“古有矫诏赈饥之事，山东岁凶，以此广圣慈于饥民，不亦善乎！”中使从之。持赈籍还报，太后感叹，命颁藏经一部，仍率诸眷属输金造寺，赐额曰“海印”。复为南京报恩寺请藏经，即命清送之。将至寺，塔放光者累日。还复命，仍归牢山。岁复大饥，清散所储粮赈之，不足，泛舟辽东，余豆数百担以济。牢山之民，无饥死者。初牢山人多从异教，不知佛法，清住山十三年，方便说法，信从者日众。有里豪谋划占道场，构道士控有司，诬清侵占道院，既，按验不实而罢。时太后屡遣中使分颁藏经于诸名山，修诸塔寺，神宗惜其费，颇怒中使。权贵与中使有隙者，因籍端，令东厂番役，伪为道士，击登闻鼓，以侵占事闻。遂逮清至京，付镇抚司究问，并按太后前所施帑金数十万。考掠时，清从容对曰：“公欲僧诬服易尔！狱成，置圣母何地？公所按数十万，在官家锱铢尔。奈何以锱铢故，伤圣母心？”问者惮，乃具狱上，所列唯赈饥三千金，有内库籍可考。然犹坐私造寺院，戍雷州。既至，就壁垒间，构禅堂，冠巾说法。岁大疫，死者相藉，清率众掩埋，作广荐法会七日，大雨三日，疫即止。清自五台发明心地，回视诸经，了无疑义，遂发弘经之愿。及是，《楞伽笔记》成，旋著《楞严通义》、《法华通义》，皆直指心原，脱略章句，一时推宗说俱通^①者必归焉。

二十八年，南韶道祝君，请师住曹溪祖庭，乃反侵田，斥僦舍，修祖殿，闢僧寮，百废具举，缁白坌集。会紫柏可公，以妖书事连坐，京院饬行有司，檄师还戍所。四十二年，李太后崩，奉恩诏，反僧服。又二年，还。过庐山，结庵五乳峰下。东游吴越，反庐山，以所居庵，接十方来者，名曰“法云寺”。清初以念佛入道，至是效远公六时刻漏，专修净业。示人偈曰：“但观一句弥陀佛，念念心中常不断。若能念念最分明，即与弥陀亲见

面。只想净土在目前，日用头头无缺欠。佛土全收一句中，便是往生异方便。只在明了分明时，不可更起差别见。”复以次讲大乘诸经论。居四年，应粤人请，重住曹溪。天启三年六月，示微疾，韶阳知府张君来问疾，清坐语似平时。既别，沐浴焚香，集众告别，危坐而逝。年七十，僧腊五十九。时溪水忽涸，百鸟哀鸣，夜有光烛天。三日入龕，面如生。清所著自诸经外，其唯识、起信诸论，及《大学》、《中庸》、《春秋》、《左氏》、老、庄等书，各有论著，刻行于世。

注释：

(1)宗说俱通：宗通，说通也。禅门自悟彻底云宗通。说法自在曰说通。宗说俱通为大宗师。祖庭事苑七曰：“清凉云：宗通自修行，说通示未悟。”《楞伽经》三曰：“佛告大慧：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谓宗通说通。”同注曰：“宗者道之本，说者教之迹。”证道歌曰：“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

(2)旋岚偃岳：僧肇《物不迁论》中语：“然则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复何怪哉？”认为一切事物如电影片子，在没有放映的时候，能够分解为许多小动作，开始都是不动的。这就叫“物不迁”。僧肇，东晋僧人。京兆人。好老庄之学。后读支谦译《维摩经》，欢喜顶受，因而出家。受业于鸠摩罗什，罗什入长安翻译佛典，僧肇参加译场，以翻译心得写成《般若无知论》，深得罗什赞赏。吉藏《大乘玄论》认为他是三论宗实际创始人。

[译文]

明朝德清，字澄印，憨山是他住在清凉山时的自号，俗姓蔡，南京全椒人。他母亲梦见菩萨抱着孩子送给她而生下德清。德清七岁那年，叔父死后陈尸在床上，他问母亲说：“叔父到哪里去了？”就开始怀疑不



解。九岁时,能背诵《普门品》。十二岁,辞别父母到南京报恩寺,拜翁西林和尚为师。内江人赵大洲,见到他很惊异,问他说:“你出家图什么?”德清回答说:“图作佛”。大洲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人天之师。”十三岁时,学习《法华经》,四个月就能背诵。于是依次背诵各种经书以及俗世间的书。十九岁时,云谷大师拿探求佛道至深奥秘的事勉励他,取《中峰广录》读后,无比快乐。于是剃发,修念佛三昧日夜不断。一天夜里,梦见阿弥陀佛出现在空中,毛发相貌了了分明,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在阿弥陀佛左右侍立。从这以后每次进入禅观,三圣便出现在光明中,信仰的向往更加诚笃。这年冬天,在无极法师处受具足戒。听讲《华严悬谈》时,悟到法界圆融无尽的旨趣。仰慕清凉国师的为人,于是下决心来游五台。

第二年,追随云谷禅师在天界寺结禅,发愤参究,背上生了疮。在护伽蓝神前祈祷,愿诵《华严经》十部,向神借三个月完成禅期。祈祷完,熟睡一夜,早晨起来疮脱落痊愈。过了六年,将游五台,先到北京,参遍融、笑岩诸位老者后,到盘山度夏。第二年,和同参妙峰,在蒲坂结冬禅。德清过去曾看过僧肇的《物不迁论》,看到“旋岚偃岳”的意思时,有了怀疑。到这时,读到王梵志的话说:“我也是古人,但不是古人。”恍然有悟。作偈说:“死生昼夜,水流花谢。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妙峰追问他悟到什么,德清说:“昨天看见河边两个铁牛相斗进了河水里,至今还没有消息。”遂与妙峰去到五台山。走到龙门,有间几根椽的老屋,安然坐在里边,心中直指一念,有人进来,只看一眼而已。正当春夏之交,大风不时发作,流淅冲击,好象万马奔腾的声音。拿风声问妙峰,妙峰说:“不见古人说,三十年听水声不转意根,能证得观音圆通。”德清同

意妙峰的说法。溪边有独木桥,走过去坐在上面,时间一长,忽然入定,众籁都寂,从这以后水声不再进入耳中。一天,吃完粥散步,忽然站着进入禅定,等从禅定中起来,感到光明湛然,寻觅身与心,怎么也看不到。说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因为奸商伐木不能禁止,去到雁门关,请求兵备道胡公护持。住在兵备道衙门里,入定五昼夜,胡公摇撼他他一动不动,敲击引磬好几声,才出了禅定。回五台山后,刺出身上的血和上金粉写《华严经》。每写一笔,念佛一声,念念不断,时间一长,动静成为一体,得大自在。写到“行愿品”时,偶然伏在书桌上打盹,梦中看见天青色宫殿和高台,众菩萨出现在上面。德清手里捧着梵文经书,长跪在地,心里想,梵文怎么能认得呢?只听高座上高声说:“认识有分别,智慧是没有分别的。认识随从生死,智慧进入涅槃。”像这样说了千百句,梵文就变成汉字。于是对于佛法知识,明了洞彻。当时神宗还没有太子,万历九年,李太后派遣官员到五台山,建立祈储道场,让妙峰和德清主持。第二年,明光宗出生。德清随即隐遁在东海中的牢山。

牢山,就是《华严经》里所说的那罗延窟。德清在山南面盖了座茅草庵住下来。太后听到后,派遣中使一再让他出山,德清不答应,太后赏赐三千两银子让造寺,又坚决推辞,中使不敢回复太后,德清说:“古时候有假借皇帝命令赈饥的事,山东遭了灾,以慈圣太后的名义拿这些钱救济饥民,不也是件善事吗!”中使听从了他的话。拿上赈灾的名单回报,太后感叹,命赏赐藏经一部,仍然率领众眷属捐献金银造寺,赐额名叫“海印”。又为南京报恩寺请藏经,就命德清送到南京。将到报恩寺,寺里的宝塔放光放了好几天。回去复命后,仍然回到牢山。



又遭灾年,德清散发他储藏的粮食赈饥,数量不足,驾船到辽东,余回豆子数百担救济。牢山的民众,没有饿死的。当初的牢山人大多信仰异教,不知道佛法,德清在牢山住了十三年,方便说法,信从的人越来越多。牢山有个富豪谋划侵占道场,勾结道士到衙门告状,诬陷德清侵占道院,不久之后,判决认为不符合事实而罢。当时太后屡次派遣中使分别给各大名山颁赐藏经,修建宝塔寺院,明神宗可惜费用,很恼怒中使。朝中权贵和中使有意见的,借着这个由头,让东厂的番役假装成道士,击登闻鼓,拿侵占道院的事向皇帝告状。于是把德清逮到京城,交待给镇抚司追究拷问,并且追查太后以前施舍出去的内库银两数十万。拷掠时,德清从容对答说:“你想让我做假招供容易!一旦结案,将把圣母置于何地?你所追查的数十万,在官家来说是锱铢小数。怎么能以锱铢的缘故,伤圣母的心呢?”问案的官员有所忌憚,于是结案奏告,报告的只有赈饥的三千两银子,有内库的记载可以做证。但仍然以私造寺院定罪,判德清流放雷州。到雷州后,就在军营里,构建禅堂,戴着头巾讲佛法。当年流行瘟疫,尸体遍地,德清领着众人掩埋,做广荐法会七天,下了三天大雨后,瘟疫就制止住了。德清自从在五台山心地明亮后,回头再看各种经书,毫无疑义,遂立下弘经之愿。有了这个心愿,写成了《楞伽笔记》,接着又著《楞严通义》、《法华通义》,都是直指心原,不死守章句意思,一时间推为大宗师的也必然归依他。

万历二十八年,南韶道的祝君,请德清住持曹溪慧能祖庭,于是要回被侵占的田产,开拓被租赁的房舍,修葺祖师殿,建立僧人住房,百废具举,僧俗一齐聚集。恰巧遇上紫柏真可因为妖书的事连坐,京院命令有司,把德清送回流放地。万历四十二

年,李太后去世,奉恩诏,返还僧服。又过了两年,释放回还。经过庐山,在五乳峰下盖了茅庵。东游吴越后,返回庐山,以所住的茅庵,接待十方来的人,名之曰“法云寺”。德清最初以念佛出家,从此效仿慧远六时刻漏,专修净土业。给人写偈说:“但观一句弥陀佛,念念心中常不断。若能念念最分明,即与弥陀亲见面。只想净土在目前,日用头头无缺欠。佛土全收一句中,便是往生异方便。只在了了分明时,不可更起差别见。”又依次讲大乘各种经论。四年后,应广东人邀请,重新住在曹溪。天启三年六月,有稍微疾病,韶阳知府张君来问疾,德清坐着说话好象平时一样。和张君分别后,沐浴焚香,聚集众人告别,端坐着逝世。年寿七十,僧腊五十九。当时溪水忽然不流,百鸟哀鸣,夜间有光照到天上。三日后入龛,面色如生。德清的著作除诸经外,其它唯识、起信诸论,以及《大学》、《中庸》、《春秋》、《左氏》、《老子》、《庄子》等书,都各有论著,刻行于世。

邝溪禅师传:清行森,号邝溪,又号慈翁,博罗人,俗姓黎氏。器宇神俊,壮岁四大偶不安和,倚枕间,忽闻鼓吹声,顿省根源,不从他有。遂决志出家,依雪峤信,信示寂,乃参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洞明心要。琇令分座说法,接引海众⁽¹⁾,十方参承,捷得解脱。一时目为大鹏劈海,又称为森铁棒云。开化龙溪,缁侣辐凑。

大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世祖章皇帝,召玉林琇入京。琇令森主报恩法席。己亥,玉林还山,森奉诏留京师。世祖章皇帝,宠遇极隆。屡降恩旨,欲加封号。森以父子不敢并受封,奏辞甚力,世祖从之。既而,请谒五台山,宿显通寺。寺前遇一老婆子,手提竹篮,口嚼石子,若仙若神,与语,深明宗旨,呼森为大通佛。自五台回,遂乞归龙溪。世祖赐名所居寺曰“圆照”,御书以赐。



森持律精纯，导众严整，雅有百丈之风。虽机辩迅利，而实能正眼接人，非祇露一己之爪牙者。受世祖章皇帝知遇甚深。及其归里，如日边云影，既离绛霄，即随意孤飞。断崖荒水间，不挂一丝，真是无为道人。所行如其所解，世谛⁽²⁾无非第一义谛⁽³⁾，足以媲美玉林，为千古衲僧规则。康熙十六年，游华严，曰：“此中修篁奇石，可以卧数江帆，吾老此画图中矣。”乃自刻化期，手书封龕偈而寂。世寿六十有四，僧腊三十有六，盖生于明万历之四十二年也。

大清雍正十一年，追封“明道正觉禅师”。赞曰：“一人首出，八表升平。爰有龙象，僧中之英。十虚融摄，正眼洞明。日光月华，水绿山青。”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御笔。

注释：

(1)海众：聚集在寺院的众僧之称。又称清净大海众。因出家后皆称释氏，恰如百川入海，便灭本名，但有大海之名，众僧一味和合，湛然而离差别相。

(2)世谛：对真谛之称。世是世间，世俗。谛是事实，道理。世谛就是世间的事实或世俗人所知的道理。《涅槃经》说：“如出世人所知者，第一义谛。世间人所知，名为世谛。”《仁王经》说：“世谛幻化起，譬如虚空花。”

(3)第一义谛：真谛。相对于世谛。又叫圣谛、涅槃、真如、法界等，即深妙之真理，谛者真实之道理也。《大乘义章》说：“第一义者，亦名真谛。”

[译文]

清朝行森，号邛溪，又号慈翁，博罗人，俗姓黎。器宇神俊，年轻时身体偶有小病，倚枕间，忽然听到击鼓吹奏声，顿时省悟根源不从其他地方出来，遂立志出家。出家后拜雪峤信为师，雪峤信去世后，参拜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在玉林琇那里洞明心

法要领。玉林琇让他分座说法，接引僧众，十方参承，捷得解脱。一时间被看做是大鹏劈海，又称为森铁棒。开化龙溪，使得僧侣辐凑。

清朝顺治十五年，清世祖召玉林琇进京。玉林琇让行森主持报恩法席。顺治十六年，玉林琇回山，行森奉诏留在京师。顺治皇帝对他宠遇极隆，屡次降下恩旨，想给他加封号。行森因为他和玉林琇是师徒关系，不敢共同受封，奏章上得很有力，顺治依了他。既而请求到五台山，住在显通寺。寺前遇到一个老婆子，手提竹篮，口嚼石子，好象是仙好象是神，两人对话，深明宗旨，称呼行森为大通佛。从五台山回京后，请求回归龙溪。顺治赐他居住的寺院为“圆照”，御笔书写赐给他。

行森奉持戒律精纯，领导僧众严整，很有百丈怀海的风范。行森虽然机辩迅速锋利，但从轻不轻视别人，他并不是个只懂显露一己锋芒的人。行森受顺治皇帝知遇甚深。等他回到故乡，就好象日边的云影离开绛霄（皇宫），就能不受束缚随意孤飞。在断崖荒水之间，没有一丝牵挂，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为道人。他的行为像他所理解的那样，世谛无非就是第一义谛，德行足可以和玉林琇媲美，可以做千古衲僧的楷模。康熙十六年，游华严寺，说：“这里的竹林奇石，可以躺下来数江上的船帆，我将终老在这画图中了。”于是自己预定了死的时间，亲手写诗偈封在棺龕中而去世。世寿六十四岁，僧腊三十六年。他出生在明朝万历四十二年。

清朝雍正十一年，追封他为“明道正觉禅师”，赞诗说：“一人首出，八表升平。爰有龙象，僧中之英。十虚融摄，正眼洞明。日光月华，水绿山青。”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御笔。

阿王老藏传：清阿王老藏，燕京西山之喇嘛也，姓贾氏。生甫十龄，父母送之崇国



寺为沙弥。年十八，始受具。禀性超颖，度越
侪伍。已习韦陀⁽¹⁾，兼究瑜伽⁽²⁾。慧根自觉，真
空独证。于番汉经书，一目俱了。复历讲肆，
遍聆奥义。至于三密⁽³⁾护身，坛仪悉练。五部⁽⁴⁾
印契，宣导咸推。会大清定鼎，顺治初元，
应诏入都，藏与同坛五人，摄斋受戒。有一
上士，忽谛视曰：“此中有一五台主人。”众
皆惘然，莫测所谓。及顺治己亥，藏果以兼
通番汉膺选，乘传上主五台，总理番汉经
典。旧时所译，多所订正。上士之言，始为有
证。自莅众兹山，乳宝重流，荆条复茂。损食
减衣，以施贫乏。禅堂骈集，觉路弘开。补缀
残典，不憚勤劳。生平不设衣钵，一锡飘然，
无所系念。空储所有即为正观。平等缘绿，
解除一切。乘五衍⁽⁵⁾之轼，开八正⁽⁶⁾之门。拯
溺逝川，大庇交丧。内翰繆彤，中行李嘉猷，
道过台顶，一见皈依。玉带山门，云天瓶水，
远吟深契，信非偶然。厥后，比岁赴觐阙廷。
钦承天问，妙谛微几，既协皇情，而译事钩
稽，尤邀特眷。是以殊礼异数，宠赉滋多。康
熙辛亥，年已七十矣，退居颐养，日以禅诵
课心，长坐不卧。遍翻大藏，专业华严，以千
部为期。尝以岁旱，露跣祷祈，甘雨应时而
降，万众交忭。癸亥秋，圣祖幸临台山，御书
题赐，号为清凉老人。宸藻流辉，焜耀千古。
住山二十八稔，法云远荫，火宅晨凉。慧日
载升，重昏夜晓。宗风方畅，祖庭用光。以康
熙二十六年三月九日示寂。先期集众，告以
大限十日，将从西去。勉哉修持，勿令坠失。
日至，索浴，号佛不绝，端坐而化。春秋八十
有七，僧腊六十有九。圣祖闻之，赐金营葬。
发龕茶毗，塔于凤林谷。设食供众，至者四
千余人。悲声凄响，感动林壑。户部左侍郎
蒋弘道，为撰碑铭。勒石山阿。

注释：

(1)韦陀：经名，又称吠陀，吠驮等。译曰
明智，明分等。婆罗门所传经典。

(2)瑜伽：意译作相应。调呼吸集中心念

于一点，修止观为主之观行，而与正理相应
冥合一致。

(3)三密：身密、语密、意密。就佛界言：
大日如来，为遍法界之身，故法界体相，为
其身密，一切声音，为其语密，周遍之识大，
为其意密。就众生言：手结印契为身密，口
诵真言为语密，心观本尊之法相为意密。

(4)五部：1. 指小乘五部，即昙无德部、
萨婆多部、弥沙塞部、迦叶遗部、婆耆富罗
部。2. 指金刚界五部，即莲华部、金刚部、
佛部、宝部、羯磨部。

(5)五衍：梵云衍，此译云乘。五衍即人、
天、声闻、辟支、菩萨等五乘。《肇论》曰：“乘
五衍之安车。”头陀寺碑文曰：“凭五衍之
轼。”

(6)八正：又名八圣道，一、正见，即正确
的知见。二、正思惟，即正确的思考。三、正
语，即正当的言语。四、正业，即正当的行
为。五、正命，即正当的职业。六、正精进，即
正当的努力。七、正念，即正确的观念。八、
正定，即正确的禅定。修此八正道，可证得
阿罗汉果。

[译文]

清朝阿王老藏，是北京西山的喇嘛，姓
贾。生下不到十岁，父母送他到崇国寺当沙
弥。十八岁受戒。禀性超脱聪秀，超过同辈。
已修习过《韦陀经》，并研究瑜伽。天生慧
根，独证真谛。对于番汉经书，一看就能明
了。又经常到讲经的地方，遍听深奥义理。
达到了三密护身，戒坛仪式熟练，金刚五部
契合，弘宣引导的都推重的境界。恰逢清朝
定鼎，在顺治元年奉诏进京。老藏与同坛五
人，摄斋受戒。有个上等士人，忽然仔细观
察说：“这里边有个五台山的主人。”众人都
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说什么。到顺治十
六年，阿王老藏果然因为兼通梵文汉文而
被选中，带着皇帝的命令入主五台山，总理
番汉经典。对于过去所译经典，许多都予以



订正。上士的话,这才得到验证。自从到五台山领导僧众,佛宝如奶水一样重新滋养,寺院又一次兴盛。老藏损食减衣,拿来施舍贫穷。禅堂一座座相连,大开觉悟之路。补缀残缺经典,不厌烦勤劳。生平不添置衣钵,一根锡杖飘然四方,无所系念。以空容纳一切,就是正确观念。平等对待众生,解除一切烦恼。乘五衍的车子,打开八正的大门。像拯救河里溺水的人那样大力庇护丧葬之事。内翰繆彤,中行李嘉猷,路过台顶,一见面便皈依阿王老藏。玉带出入山门,云天瓶水倾泻,远方行吟之人深深契合,相信不是偶然的。其后,每年赴朝廷觐见,恭敬地接受天子问候,玄妙的道理幽深相偕,既与皇上情感和融,而翻译之事的钩沉稽考,特别得到皇帝的恩眷。所以特殊的礼遇非同一般,宠惠赏赐越来越多。康熙十年,老藏已经七十岁,退居颐养,每天以禅诵课心,长坐不卧。遍翻大藏,专心《华严经》,以一千部为期限。曾经因为天旱,赤脚祷祈,甘雨应时而降,万众欢欣。康熙二十二年秋天,圣祖康熙驾幸五台山,御书题赐,号为“清凉老人”。天子文采流辉,照耀千古。住台山二十八年,法云远远荫庇,火宅如清晨一样凉爽。慧日东升,重昏夜晓。宗风方畅,祖庭用光。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九日示现圆寂。预先聚集徒众,告诉他们十日后大限来临,我要到西方去了。你们要勤勉修持,不要坠失。时间到后,要水洗浴,念佛号不绝,端坐而逝。春秋八十七岁,僧腊六十九年。圣祖康熙听到后,赐金银安葬。发龛火化,在凤林谷建塔。设斋饭供大众吃,到的人有四千多。悲声凄响,感动林壑。户部左侍郎蒋弘道,为撰写碑铭。立碑山旁。

老藏丹贝传:清老藏丹贝,蒙古大喇嘛也。初入卫籍,为赵氏。居京师,礼崇国寺僧为导师。又尝师土波沙门蓝建巴。始至清凉,居中顶,及罗睺,结念所依,数岁不去。

后复远涉土波、蒙古,于其国语言文字,靡不通晓。更自清凉山归崇国寺。时清室龙兴,世祖入关,定鼎燕都,褒崇佛法。雅慕高僧。己亥岁,诏众推选清凉山住持,金举丹贝。庚子,卓锡兹山。辛丑,受钵莅众,重葺经堂,远接云水。广护人天,不分畛域。圣祖御宇,銮舆西狩,遂幸斯山。至菩萨顶,则金碧辉煌,筍虞璀璨,花台宝幢,尊严峻肃,异于他处,奖赉有加。既而奉命监修五顶精蓝,悉力殚思,恭恪从事,甲子,复以陈请菩萨顶大殿改覆碧琉璃瓦。自山入都,跋履艰辛,遂成劳瘵,偃卧崇国。乃邀恩眷,日遣御医调治,终莫能瘳。及其灭也,赐金存恤。闍维,塔于凤林谷。生平朴质冲淡,器宇疏朗,妙解文义,兼工书法。其于学也,专事熏修,盖息心净行之流。以康熙二十三年五月示寂。春秋五十三,僧腊四十四。

[译文]

清朝老藏丹贝,是蒙古大喇嘛。初入卫籍,为赵氏。居住京师,拜崇国寺僧为导师。又曾以吐蕃沙门蓝建巴为师。初到清凉山,住在中台顶以及罗睺寺,结念所依,好几年不离开。后来又远涉吐蕃、蒙古,对于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没有不通晓的。又从清凉山回崇国寺。当时正是满清皇室龙兴之时,世祖顺治皇帝入关,定都北京,褒扬崇奉佛法,雅慕高僧。顺治十六年,下诏让众僧推选清凉山住持,大家推举了丹贝。顺治十七年,在五台山立起锡杖。顺治十八年,接受衣钵见僧众。重修经堂。远接云水,广护人天,不分界域。圣祖康熙登基,銮驾西征,顺便来五台山。到菩萨顶,看到寺院金碧辉煌,钟磬的架子闪射光芒,花台宝幢,尊严峻肃,不同于其它地方,加倍奖赏赐赠。既而奉命监修五个台顶的寺院,竭尽全力用尽心思,恭敬谨慎从事修建,康熙二十三年,又因他的陈请,菩萨顶大殿改覆碧琉璃瓦。从五台山到北京,跋涉艰辛,积劳成疾,



病倒在崇国寺。得到康熙皇帝恩眷,每天派御医给他调治,但最终没有痊愈。他去世后,康熙赏赐金银抚恤。火化后在凤林谷建塔安葬。丹贝生平朴质冲淡,胸怀疏朗,妙解文义,兼工书法。他在学问上,专事熏修,是息心净行一流人物。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去世。春秋五十三,僧腊四十四。

悟尘和尚传:清悟尘,苏州人。康熙间,发心朝五台,病于显通寺,向知事者索白米少许,欲煮粥。知事者曰:“此地长年止食油麦,安得白米!”尘乃发愿,决以白米细面,供养往来,满一切愿。病愈,遂往山西汾州府募缘,时将十月,天降大雪,于城内外,寻宿不得,即坐城外门洞下,中夜,冻息将绝,感韦驮菩萨托梦于遍城大小巷众檀越,并十方院僧。云:“五台山文殊菩萨,将冻死于城外。”如是再三,众至旦出城,见尘坐城门洞下,微有息在。众即抬至十方院,经时方甦。众问原由,尘说如上,众皆叹异,共助资金若干。尘还台山,至镇海寺,借茶房三间,备具米面等物,如法供养。后复建殿堂数十楹,立为丛席,接待大众。现已一败涂地矣。[译文]

清朝悟尘,苏州人。康熙年间,发愿朝五台,病倒在显通寺,向知事者索要白米少许,想煮粥吃。知事者说:“此地长年只吃苡麦,哪里去找白米!”悟尘于是发誓,一定要用白米细面,供养往来僧人,满足他们一切愿望。病愈后,遂往山西汾州府募缘,时间将近十月,天降大雪,在城里城外,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好坐在城外的门洞下,半夜时,冻得气息就要断绝,感应韦驮菩萨托梦于遍城大街小巷众施主以及十方院僧人。对他们说:“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就要在城外冻死了。”再三这样说,众人到早晨出城,见悟尘坐在城门洞下,稍微有些气息。众人于是把他抬到十方院,一个时辰后才苏醒过来。众人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悟尘回

答了上面的原由,众人都叹息惊异,共同捐助资金若干。悟尘回到五台山,在镇海寺,借了三间茶房,准备齐全米面等物,像他所发愿时那样供养。后来又建殿堂数十间,立为丛席,接待大众。现在已经一败涂地了。

章嘉国师传:清章嘉呼土克图,西藏人。生有异征,不迷本性,相传为达赖第二世呼毕勒罕转生。种种异征,众所钦企。幼育于寺,乃居第五世达赖弟子。清康熙时,寰宇载宁,重译来朝。圣祖晚岁,颇耽禅理,屡谘法典,叹为玄识。特锡灌顶普慧广慈之号。命主蒙古多伦泊汇宗寺。章嘉博贯宗教,梵行精纯,谛义圆妙。西藏、蒙古诸王,尤相崇信,多所归依。世宗在藩邸时,倾心仰慕,叹为真再来人,古今罕有。及总万机,为造善因寺居之,恩礼有加。纯庙登极,应诏入京,翻译大藏中一切咒语。以汉、满、蒙、藏四体并列,使读者了然,不限方域。刊为梵策,用广流传。尝言其国有狼达尔玛汉者,灭法毁教。其后补缀未全,而经已佚。因假楞严善本,四译而归之。又佐庄亲王,修《同文韵统》。晚年病目,与人讲论,能以手数经卷篇目,而指其文,往往不爽。群相惊叹,非记诵娴熟,未易臻此。以乾隆四十一年,卒于京师。

[译文]

清朝章嘉呼土克图,西藏人。生有异征,不迷本性,相传是达赖第二世呼毕勒罕转生。种种异征,为众人钦敬企慕。幼年时养育在寺院里,位居第五世达赖弟子。清朝康熙时,天下太平,重译来朝。圣祖康熙晚年,很嗜好禅理,屡次向他谘询法典,赞叹章嘉学问幽深。特赐“灌顶普慧广慈”之号。命他入主蒙古多伦泊汇宗寺。章嘉博贯宗教,梵行精纯,谛义圆妙。西藏、蒙古诸王公,尤其崇拜信奉,多所归依。世宗雍正正在藩王府邸时,倾心仰慕,叹为真再来人,古今罕有。到登上皇位,为章嘉建造善因寺,



恩礼有加。乾隆登极后,章嘉应诏入京,翻译大藏中一切咒语。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并列,使读者一目了然,不为地域所限。装订成梵策,用来广泛流传。曾说西藏有个狼达尔玛汉,灭法毁教。经的后面补缀未全,而经已散佚。因此借助《楞严经》善本,四种文字翻译而归之。又辅助庄亲王,修《同文韵统》。晚年害眼病,与人讲论时,能以手数经卷篇目,而指出所说文章在什么地方,往往没有差错。人们都发出惊叹,如果不是记诵娴熟,不能轻易到这个地步。乾隆四十一年,在北京逝世。

源修、释柱传:清源修,姓周氏,宝应人。年四十一,弃家为僧。冬夏一衲,日中一食。清咸丰间,约同侣数辈,取道西藏,往参佛国。偕伴数人,不堪其苦,皆中途而返。修一意孤行,孑然独迈。越悬渡,逾雪山,经历寒暑,直达印度。心欲见佛,无从问讯,憩坐道旁。忽闻呼江南源修者三,且云:“佛召汝见。”遂飘然随去。至则殿宇光明,目不能视,志诚顶礼。佛坐莲台,摩顶慰劳,赐名阿王。因问:“来此何为?”修以但愿常觐如来对。佛云:“此间缘份,尚未具足。汝可往清凉山,造石室五,使参礼者有所安息,斯可矣!”遂遵道而返,刻志兴筑。获兹灵感,冀得神助。果遇蜀僧释柱,相与为理,数年间,五座石室,并峙五顶。修后端坐诵佛号,无疾而化。

释柱,未详姓氏。生平静默寡言,人莫测其蕴奥。既与源修同筑五台山石室,既成,遂隐于栖霞山。光绪初元,示微疾,嘱当事者,于茶毗后,粉骨为丸,施之江中。并备钱二百,酒一樽,花果饴饼少许,众如其言。时值隆冬,泛舟江上,舍兹丸骨,所携钱物,恰应舟子所需。散后回棹,讯所由来,知亡者遗言乃尔。舟子叹曰:“此人当生安养⁽¹⁾矣!”转瞬,失舟所在。

注释:

(1)安养:西方极乐国之异名,《无量寿经》下曰:“诸佛告菩萨,令觐安养佛。”《义寂疏》曰:“安心养身,故曰安养。”

[译文]

清朝源修,姓周,宝应人。四十一时弃家为僧。冬夏都穿同一衲衣,每天只在中午吃一顿饭。清朝咸丰年间,结合了同侣好几人,取道西藏,到佛国印度去。同行的伴侣好几人,不堪其苦,都中途返了回来。源修一意孤行,孑然独进。越过悬渡,跨过雪山,经历寒暑,直达印度。心想见佛,无从问讯,在道旁坐着休息。忽听有声音三次呼叫江南源修,而且说:“佛祖叫你来见。”于是飘然跟随着走去。到后只见殿宇光明,眼不能看,志诚顶礼。佛坐在莲台上,对他摩顶慰劳,赐名阿王。问他说:“来这里干什么?”源修以但愿常常觐见如来回答。佛说:“你在此间的缘份,还没有具备充分。你可到清凉山,建造五个石室,使参礼的人有安息地方,就行了!”于是沿着旧路返回,立志兴筑石室。获到这个灵感后,希望得到神人相助。果然就遇到四川僧人释柱,和他共同修建,数年间,五座石室,并峙五顶。源修后来端坐诵佛号,无疾而逝。

释柱,不清楚他的姓氏。生平静默寡言,人莫测他的蕴奥。既与源修同筑五台山石室,建成后,隐于栖霞山。光绪初年,示现微疾,嘱咐当事者,在火化后,粉碎骨头做成骨丸,撒到长江里。并准备了铜钱二百,酒一樽,花果饴饼少许,众人照他的话去做。当时正值隆冬,泛舟江上,撒放丸骨,所带的钱和物,恰好够船家的船费。散放后回船上岸,船家问到他们的来意,知道是亡者的遗言如此。船家叹息说:“此人当生西方极乐净土!”转瞬之间,船不见了。

达天和尚传:清通理,字达天,直隶冀州新河赵氏子。生于康熙辛巳。身相具足,



七处平满,垂手过膝,口四十齿。圆具后,遍历讲席,于诸经论,若宿习然。一目贯通,悉解玄旨。年二十四,行化京师,开讲华严于西山遗光寺。天下道俗,无不景仰。因阅《清凉大疏》,识台山为文殊菩萨住处,遂发心往礼。止万缘庵,讲报恩经,为台山供养。一日至北台,霁日光风,倏忽白云叆叇,银色光芒,天色晡晚,罔识归路。师默祈菩萨示其归路,遂拜。既起,已在万缘庵门矣。叹喜而入,谓众曰:“菩萨送我来。”师有礼赞偈曰:“菩萨慈悲,不可思议。六十余里,顷刻而至。”乾隆癸酉,奉旨管理僧录司印务。兼为拈花寺住持,钦赐紫衣。庚子秋,西藏圣师班禅额尔德尼来京,恭祝七旬万寿,与师会遇,畅谈佛法大义,圣师称善。遂供师以香帛曼答等物。旋荷圣恩,敕封阐教禅师之号。壬寅六月十三日,谓弟子曰:“予八十余年,未离佛法,且道即今是有佛法,是无佛法?”众无以应。师视之,微笑而逝。春秋八十有二。所注法华、楞严、圆觉金刚、孟兰盆、五教仪等疏。行于世。

注释:

(1)身相具足:身相,相貌。具足,具备满足。此处应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意。

(2)七处平满:如来三十二相之一。两足下,两手,两肩及顶中之七处皆平满端正也。

[译文]

清朝通理,字达天,河北新河县赵氏子。生于康熙四十年。身相具足,七处平满,垂手过膝,嘴里四十颗牙齿。受具足戒后,遍历讲席,对于各种经论,好象前世就学习过。看一次就能贯通大意,完全理解深奥的道理。二十四岁在京师游行教化,在西山遗光寺开讲《华严经》。天下僧俗,无不景仰。因读《清凉大疏》,知道五台山为文殊菩萨住处,于是发出前往礼拜的心愿。停留在万缘庵,讲《报恩经》,作为对五台山的供养。

一天来到北台,天清气朗,倏忽间白云叆叇,白光如银。天色黄昏时分,不认识回去的路。达天默祈菩萨指示他回家的路,于是跪拜。起来后,已经在万缘庵的门前了。叹息欢喜而入,对众人说:“是菩萨送我来的。”达天有礼赞偈说:“菩萨慈悲,不可思议。六十余里,顷刻而至。”乾隆十八年,奉旨管理僧录司印务,兼为拈花寺住持,钦赐紫衣。乾隆四十五年秋天,西藏圣师班禅额尔德尼来京,恭祝乾隆七旬万寿,与达天和尚相遇,两人畅谈佛法大义,班禅圣师称善,于是赠送达天香帛哈达等物。不久蒙受圣恩,下旨给他“阐教禅师”的封号。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对弟子们说:“我八十余年没有离开过佛法,你们且说现在是有佛法,还是没有佛法?”众人没有能回答的。达天看着他们,微笑而逝。春秋八十二。所注《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孟兰盆经》、《五教仪》等疏解。流行于世。

附录:

慈云大师写《弥陀经正信发愿偈》

稽首十方佛,弥陀圣中尊。方等修多罗,一切法宝藏。观音及势至,大地菩萨僧。我以诚信心,刻板并印造。《阿弥陀经》卷,及以《正信偈》。旋造各一万,施四众受持。偈以发信心,经以资读诵。若有每日中,至少诵三卷。年诵千八百,十年万八百。况复多诵者,及历多年数。如是积功德,自然生佛前。我此万卷经,随所流布处。极少得一人,诵持生净土。我愿承此力,决定生彼国。况复于多人,人亡经复在。展转相传授,是名无尽灯。灯灯相照耀,破生死长夜。显出佛菩提,究竟悉同生,常寂光净土。持此清净福,回向奉君亲,我国圣帝王,及圣后圣位,仁寿各万年,覆育群氓类。我父母眷属,怨亲非怨亲。咸承胜善根,同生安养国。